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 蔡中锋

三年前,我搬家到了现在住的桃园小区。那时候,我们小区内有一家澡堂,我每周日上午,都会去洗一次澡。在澡堂里,我常常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年人来洗澡。当时我很不解:因为多数人周一至周五都要去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澡堂里人很少,水很清,这位老人平时也应该没事可做,可他为什么不在周一至周五来洗澡?为什么非要在人数最多的时候来凑热闹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注意到这位老人就是我们小区的居民。他每天晚上,总是坐在小区广场边的椅子上看着大人们跳广场舞和小孩子们玩游戏,牢牢地占住广场周围为数不多几个座位中的一个,且天天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每次都是直到广场上没有了一个人他才走开。

再后来,我又发现这位老人从广场回去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小区物业办公楼的娱乐室,那儿有几个麻将桌,里面的十几个人天天打麻

将到深夜甚至第二天天明。这位老人又不打麻将,在那儿时间长了,人见人烦,可是无论大家怎么样对他冷嘲热讽,不麻将散场,他就是不肯离开,这让我很不解。

今年整整一个夏天,我看到这位老人就是在小区门岗旁边的走廊里度过的。他白天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走廊下打盹,晚上则铺上一张凉席在那儿睡觉。门岗和物业上的人嫌他这样做影响小区形象,赶过他几次,他也不走,此后也就没人再管过这件事。当然,夏天那儿凉快,他这样做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已是仲冬了,晚上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他明明有家,我却见他仍然睡在那个走廊里,这让我更加不解。

今天晚上我出去散步,回来时已经很晚了,我见他正在走廊下整理他的铺盖准备睡觉,就忍不住问他:“大爷,天这么冷了,您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啊?”他喘喘地说:“我,我是怕我万一死在家里,一年半载也没人会知道……”

谎言

□ 李晓玲

春暖乍寒,樱花娇艳。“他爹,快来看!儿子的信件!”她在小院里呼喊。

“是吗?”他从屋里出现,接过信笺:“是,是儿子的信,来自马六甲。”

“他爹,儿子可安?”

他拭去泪水:“儿子说,一切都好,爸妈放心。今年秋天,就有可能回家团圆。”

她转过脸,泪水悄悄地滑过心间。落英潇潇,游云芊芊,常在梦里聚散。

他泪流满面,往事在哀伤中潺缓。

儿子公务出境,船翻失联,命悬海天。她,伤痛欲绝,心神迷乱,泪水浸瞎了双眼。邮差的声音,是她揪心的期盼。

时间流逝,信件不断,这些都是他编排的儿子迟归的谎言。

转眼梧桐叶坠,枫叶初燃。深夜,隐约听到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呼唤……

网

□ 王雨葭

这是她朋友安娜去世的第十天。

她仍为安娜戴着黑纱。

在这世上,除了安娜生前善待她、爱护她,再无旁人了。她感到自己陷入了一张孤寂、寒冷的悲伤之网,那网薄薄的,却紧紧地包围她脆弱的心,使她透不过气来。

她才二十二岁,却尝尽了人情冷暖,世事沧桑,至今,她仍觉得自己是苦的。安娜在时,虽苦难不断却总有一份温暖,一缕欢欣;如今她最爱的人和最疼她的人已经离去,她觉得自己已生无可恋。她害怕漫漫余生的孤独和寒冷。安娜病倒时曾对她说:“这世上的痛苦和悲伤太多,我真不忍心看你无助无望地孤单一人。我离开后,你需要找一个能与你同甘共苦的人。”她想起安娜的脸,绝望的眼泪滑下双颊。她愈发觉得,悲伤总是多于欢乐的。安娜曾经给她的欢乐,如今变成了悲伤。那张网里的悲痛侵蚀着她,无法挣脱。

她拧开煤气,静静地等待最后的时刻。这时,她忽然看见一只老鼠在地板上痛苦的挣扎、徘徊,顿生恻隐之心,起身关了煤气。人最脆弱的时刻,竟是一只老鼠救了她。她被它求生的强烈欲望打动了,连这样渺小的生命都不放弃自己,她又有什么理由去自暴自弃?

清晨,她去墓园看望安娜。初生的太阳是血红色的。相邻的新坟前,站着一位年迈

的老人,满头风霜,整沟布满的脸颊上,没有太多悲伤。瘪着只剩几颗牙齿的嘴,喃喃地絮絮叨叨,仿佛在与墓中的人普通谈天而已。他说着说着竟顾自笑了,一直没有流下的眼泪此刻夺眶而出。老人是微笑着离开的,尽管脸上还挂着泪水。她无言地目送他离开,眼泪长流。她感到心上有什么东西破裂了。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悲伤都要用欢乐来换取,微笑比痛苦更需要勇气。她自觉的苦难、悲痛,也不过是自己亲自将刀插进心里;一直以来,所谓的孤独寂寞,也不过是自己怯懦自闭,总是等别人的援手;是自己放弃了自己,而非命运放弃了自己,悲苦归悲苦,难道一生都要屈从它吗?唯有勇敢地微笑,即使脸上的泪珠未干。她蓦然间泪流满面,嘴角却有了一丝上扬的弧度。清晨的阳光暖暖洒下去,她感到温情在整个浅金色的世界荡漾、流淌。她微笑着望着安娜的坟墓,“我终于找到了那个陪我同甘共苦的人,安娜。那就是热爱生活的勇气。你可以安息了。”那张一直束缚在她心上的悲痛绝望的网,此刻终于消失了。

生活中的悲伤再多,也总比欢乐少那么一点点。而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欣喜,便是渺小我们的在这茫茫宇宙间努力生存的全部理由,更是热爱生活者全部的勇气。

放在阳台上的乡愁

□ 陈礼贤

我家阳台当西,酷暑时节,每到午后,好像有盆火放在那儿,不敢出去。这两天好些了,入了秋,暑气大减,早晚时分,还有些凉意,我们常去阳台上转一转,看一看。

今天早上,我把十几个玉米棒子提到阳台上,搭把凳子坐在那儿,剥起玉米来。昨天下午转路,见一老妇在街边卖玉米棒子,一块钱一个,我买了十几个。玉米这种粗粮,家里人都爱吃。

妻也来剥。我们把外边的绿皮撕了,将“胡子”理干净,一粒一粒剥下淡黄的玉米粒。玉米还嫩,偶有破皮的,白中泛黄的浆汁流出,一种纯净的清香弥漫开来,很好闻。

阳台上种了十几盆蔬菜,列在三面,正好将我们围在当中。我们手里剥

着玉米,眼睛闲着,偶尔瞄它们一眼,都枝繁叶茂的。在阳台上种菜有些年了。今年种的是这几样:葱蒜三盆,辣椒五盆,番茄三盆,魂香子一盆,另有俗称“土人参”者两盆,红薯五株。种这些东西,本意不在食用,是想眼前常有一片绿。一年四季,日日见着一片绿,绿得鲜活,觉得很好。闲暇之时,翻翻土,理理枝叶,看看花朵,摸摸果实,也有意思。

阳台颇大,长方形,十来平方米,比一间屋子还大。阳台是露天的,颇为敞亮。雨天,雨水会落到阳台上,早晚的露气,还有阳光,也到阳台上来。种点蔬菜,虽然没有乡下地里的长得好,也还不错。你看,辣椒结得很繁盛,一株树分出五六个枝,一枝结六七个,有些已经红了,有些才带点红

意,有些还青着。番茄呢,繁密得很,枝都压弯了,难以承受的样子。每天早上,给蔬菜浇些肥水,营养是不缺的,叶子绿得鲜亮,生机盎然,跟春夏没有两样。左手这边,还有一盆花椒树,果实早已采收,枝上现在都空着,只剩下青翠的叶子。平常,那些细小的叶子挂在树上,不去动它,很安静的样子,稍一触碰,就有一种浓烈的清香弥漫开来。花椒味麻,而其树叶却是极香。我喜欢闻花椒叶的香气,香味清奇,深入肺腑。

长势最好的是红薯苗,藤蔓牵得很长,叶子很繁茂,把盆里的土全盖住了。早上煮面条,没有绿叶菜,妻会摘些薯叶救急。薯叶煮面条,又鲜又嫩。

晚上,搭把躺椅,仰在里面歇凉时,

汤仕雄摄影作品选



狮观云海



七彩晚霞



送福下乡



雨中勤务



聚精会神



忠诚卫士



一丝不苟

摄影家简介:汤仕雄,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公安文联常务理事、四川省民族文化艺术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广安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其作品先后获得全国公安民警摄影大赛优秀奖、四川省第六届“我的学习成果”摄影比赛优秀奖、《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2017年《数码杂志》年度大奖、2018年广安与甘孜“春天的故事”摄影联展二等奖等。

看天空的星星,看对面老城的灯火,闻菜园里绿叶的香气、花朵的香气,舒服。

阳光好的日子,这里也是个小晒场。市场上有人卖新出的花生,刚摘的核桃和干辣椒,妻喜欢,就买些回来,在阳台上晒。起初是摊在地板上,后来觉得不雅,就买一个竹编的簸箕,把这些东西摊在里面,架在凳子上晒,早上端出,晚上端回,跟农村人一样。

那边角落里,放了些农具,小锄、小铲、喷壶,还有一个大袋子,里面装些干牛粪,前年托人从乡下拉来的……朋友来家玩,对长势不错的蔬菜倒是夸赞的,对这些农具却看不顺眼,说我们太不讲究,“搞得乱糟糟的”“像个农家院子”。

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想起乡下那个农家院子。那些年,在乡下的时候,我们有个大院子,那里什么都有,猫狗,牛羊,当然还有各样的农具。空闲时,我们坐在院坝里,一边做些家常活,一边说些闲话……进城之后,我们时常想起那个院子里的风景,想往日的事,觉得那个院子多么的好。

现在,朋友说我们的阳台“像个农家院子”,我们听了只是笑。心里却觉得这样很不错。

诗 | 笔 |

古梨树

□ 张华

古梨树已经五百多岁了
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和
田边土坎的梨树们
是他的第几代重孙

一朵朵梨花,和时光奔跑
有雪的晶莹,有梅的馨香
更有兰的飘逸,莲的高洁
像观音净瓶里点洒的水
俏生生地,轻盈盈地
绽放在我们的祈坛上

是谁的密谋?飞鸟、甲虫和蝉
窥探着笑弯了腰的枝头的梨儿
淡定如僧的古梨树踞最高位
只是眉宇间的英勇、果敢、睿智
便驯服了欲横行的邪念和戾气

青天,也变脸不讲理
狂傲地咆哮着,狞狰着
妄想将老梨树不屈的灵魂封锁
无限延长的根,宽厚、壮阔
慰藉落叶四处飘零的悲伤

仰望古梨树瘦削的躯干
那斧凿刀刻般的岁月痕迹
勾勒出一根苍劲的脊骨
温暖、明朗、执着且充满力量
托举出一个蓬勃的春
感染着百年梨乡的每一个生命

寒冬的相思

□ 于菊花



如一片雪,落入眉心
种植思念。风洞穿心事
花香,流云,惊醒了的
久远的梦。烙刻在心底的名字
在游弋的笔尖上复苏。情感的炼狱
虚构的堡垒,冰山般屹立

跋山涉水的目光,能追上你背影吗
黄叶飘飞的季节,爱从枝头滚落
冰雪覆盖了心路。踮起脚尖
顺着深不可测的岁月
仰望那轮红日,映照出的笑脸
隔空的念想,昼夜与风缠绵

寒冷浸透肌肤。闭上眼
耳边的呓语,捎来千里之外的思念
前生今世的约定,在空中中沦陷
苍茫大地上,雪与梅的爱恋
依然开出血色的花。走出你的身影
走不出,一尾鱼的记忆

征稿启事

本报文艺副刊《墨香天府》立足四川,面向全国长期征稿,作品体裁形式多样:诗歌(20行内)、小小说(1000字内)、散文(1200字左右)、书画及摄影作品等。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984115492@qq.com